

一小片明亮



马小淘，鲁迅文学院第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。曾获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，“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新人奖”，在汤马士散文新锐奖，西湖·中国新锐文学奖等。17岁出版随笔集《蓝色发带》，后出版长篇小说《飞走的是树，留下的是鸟》《慢慢爱》《琥珀爱》《章某某》，小说集《火星女孩的地球经历》、散文集《成长的烦恼》等多部作品。

那些“装腔作势”里的进与退——马小淘小说论

马小淘的小说有趣且“安全”，像是牙尖嘴利的好闺蜜陪你看戏，场外插科打诨让你不过足戏瘾，又让你在临界大悲大喜的关头全身而退，与我们这个时代烂熟于心的许多情感故事相似，她也写适龄女青年不谈爱情的痛定思痛，写少女心的最后一缕余晖，写婚姻功利主义，却少有那种文坛泛滥的喟叹与忧伤。生活的后果是已经被过滤掉的，小说既不毁灭什么，也不打算建立什么，甚至也无关于再现，只是为了说出而已。这是马小淘式的“说”，四两拨千斤，从日常生活中腾挪出小传奇，它一面成全了她最具辨识度的个人风格，有着被批评家津津乐道的戏仿反讽与语言狂欢，一面又容易让人声轻，如同她自己最熟悉的播音行当那样，先声夺人，背后的杂音和沉淀，反倒被忽略了。

如果说脱胎于青春文学的创作总有一个“寻找”和“漫游”的主题，马小淘小说的叙事动力常常是“后退”。刚刚进入职场，与男友欧阳雷感情长跑数年的林翩翩，发现电台领导竟然是自己大学时代的偶像叶庚，于是暗恋变成偷情，故事却没有往相爱相杀、妒忌背叛的言情戏方向发展。林翩翩离开园地的少女情怀还来不及死灰复燃，就已经自觉选择在克制中捍卫现实。她不爱欧阳雷，但“门当户对，郎才女貌”，她爱叶庚，但“完美是个圈套，相安无事就好”。就像林翩翩的娃娃脸被隐藏成熟后的电台声音一样，她还未阅尽沧桑，已经做到心如止水。这种后退的姿势，仿佛一块磁铁，把小说中的人物都吸引到环形跑道上，即使那些奋力向前的人，最终也会返回起点。作为《不是我说你》的姐妹篇，《你让我难过》中的林翩翩对闺蜜戴安娜娜地塌地被男友祸害的人生哀其不幸、怒其不争，但她同样大度成全着有妇之夫的正当婚姻。抛开男女性、闺蜜间、父女间的冲突磨合，两篇小说标题中的“我”和“你”都可以指向林翩翩自己。马小淘笔下的情感故事其实是女人们的独角戏，她们端坐在一间玻璃房子里，那些戏剧化的人生来我往，完全敌不过她们头脑中的漩涡，她们为自己制造困境，又启动自我脱困的引擎，圆一个退守现实的合理可依。

这种独角戏最精彩的发挥是《春夕》。马小淘善于抓住那些让现实失衡的黑洞，“春夕是谁”，这个问题不仅误导着江小诺被疯魔了一般追索男友钟泽的初恋，也误导着读者忘记小说的起点。这不是一篇为爱痴狂的小说，江小诺爱上钟泽仅仅是因为他的爱声，她对这个“爱”的投入甚至远不如她和前任徐子清斗嘴来得起劲儿。《春夕》在技术上最精湛的呈现是几乎通篇的对话，跟贫嘴江小诺和徐子清的幸福生活相比，钟泽的声音更像一件爱情的装置。是春夕的误导成全了“终身”——“在三十岁的男人里找个没过去的不可能吧。没胆量孤独到残年吧，那么，结婚吧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”。罗生门式的叙事圈套，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心理描写，这些都显示出马小淘少年

不美好，我好像没受什么伤害，还很有些兴致勃勃。学生时代，我酷爱故作高深，觉得现实的世界庸俗而兴兴，对生活的茫然，让我特别地喜欢写作。所谓精神世界带来的愉悦，让我有一个内心极其强大的青春，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智者。然而，我并没有长成一个优雅、思辨的作家。没有文字多久，我就变得越来越沉默，从前不屑的凡俗，很快变成了我生活的中心，我不知不觉从一个苍白的少女，长成了一个精力旺盛，超长待机，动辄被晒得黢黑的家伙。时光让很多人变得深沉了，我却好像颠倒了，我想干的事总是很多，冬天想滑雪，夏天想冲浪，我都不知道那么大的热情，就在打开这个文档10分钟之前，我艰苦卓绝地在—个池袋的动漫咖啡馆网站上瞎敲了半个小时。页面只有日文，而我一句也看不懂，为了预约座位，我用了各种翻译软件，目前看来似乎成功了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还让学日语的小学同学帮着看看。

高晓松说,生活不是眼前的苟且,是诗和远方。我喜欢诗,也热爱远方,却从不觉得眼前就是苟且。世界那么大,我想去看看。要是实在走不开,看近点也行。我知道这世间尽是看不破的真相,但我看到哪算哪,不那么容易失望。

恐怕是玩得太开心了,和早年相比,我越写越少。但是讲真话我一点不焦虑,因为人生还长呢。那些我忍不住要试试的事情还有太多,试着试着,就会有些特别想写的吧。文学的星星之火,总会燎原的。

这一刻，我忽然意识到我这个人就是太乐观了。乐观的人总是活得挺好的，但是不那么容易做出什么壮举来。但是好像写作也不是一个短促的壮举，它的难度在于需要不断地更新。所以乐观还是需要的。

这一刻北京又是雾霾天，窗外脏得让人心生畏惧，好像活在一朵乌云里。这个瞬间特别真诚的想法竟是，人生与文学的路都还那么长，我要慢慢与岁月周旋，好好养生。我要以心头的一小片明亮，来对付外面那一大片混沌。

■ 印象

马小淘印象记

□ 白 琳

2011年年初,我第一次读到马小淘的作品。我记得那天早晨我在阳台上搬花盆,把一溜盆里的土搅得天翻地覆,捎带拌进去一点羊粪。我的一个同事闲着无事在旁边晒太阳,一边晒一边说他刚从《散文选刊》上看了一篇马小淘的文章,很特别,推荐我去看看。所以我扔下小铲子去读杂志。

小淘的那篇作品叫《成长的烦恼》，活泼俏皮机灵还带一点刻薄辛辣。读完我追着同事扒这姑娘的皮，他讲得不明不白，所以我只好去百度继续满足自己的窥私癖。

转眼没过一个月,山西作协组织一次活动,邀请作家编辑若干,我是联络人,拿个小小本本把大家的电话地址邮箱记下来,负责催稿。马小淘也在小本本上。一群作家到古县采风,据说那里牡丹花年年争着抢着要比洛阳开得早开得好。这一年4月底,原本日光渐渐浓烈,花影隐隐欲放,不料活动前几天一股寒流袭来,人都翻箱倒柜拉拉扯扯的衣履往身上套,更何况牡丹花,缩头缩脑死活不肯出来。活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,稿子可还是得写。没看到牡丹写牡丹,也真够为难的。小淘写来《牡丹不高兴》,看完我又妒又恨,干嘛嘛,竟然有人老老实实在写牡丹不看牡丹,还写得习钻可爱,叫人读着有趣,还顺带软文宣传。

这次我们仍然没有碰面,我后来在一张巨大的合影里面找这个聪明人的脸,照片像素不够,脸模模糊糊,惟一有印象的就是头发长,脸挺白。

本以为对于马小淘的追踪就只停驻在好奇心，至多以后找到更多篇她的作品来看会。谁想却撞了大运，9月得到了去念慈院英语班的机会。开学头一天开大会，学生代表发言，马小淘被念了名字，上台字正腔圆。我用两根手指头往上找自己的眼角，想要克服近视的阻碍把这个姑娘的毛儿看清楚，可惜姑娘的脸仍然一团模糊，就是头发卷得有点慢，一看就不是烫的。

我们被分在一个班。马小淘气场强大，我天生爱翘翘。就我读过的她的文字，想她应是伶牙俐齿舌头歹毒、三言两语就能击中我最隐晦的部位，再加上终于近看几次，肤白肉嫩无毛孔，摆明了漂亮高冷，我怕被戳痛，也怕被冻伤，索性装模作样对她漠不关心。

2016年1月27日 星期三
第86期

结果不久之后，有天放学我们阴错阳差走了一路，就一起吃了饭，接着有天我在食堂打不着大虾垂头丧气，她就帮我抢了一份，还有一天她下课和我聊天，夸我顺带夸自己看起来年轻小，再然后一天我们路上走着，她故作疑惑地问，咱是不是没发过邮件？

等我习惯了这个姑娘，于是发现了她的傲娇本质。似乎骄傲任性，实际体贴温暖，似乎张牙舞爪，偶尔胆小怯懦，似乎只爱漂亮，原来也爱学习。我才发觉她像一些凭着工作的朋友那样隔三差五来上个课，谁知道她定势要做一个天天向上的好学生，专心听讲认真写作业，偶尔也可以见着她挺愠的一面。有一天她赶着来上下午的课，结果迟到了十几分钟，在教室门口站着踌躇很久。我们在里面隐约听到十分不自信的敲门声，持续几下，随即消失，终于一堂課快要结束，外教疑心并不是自己幻听，前去拉门，顿时逮到她惊慌的小眼神。

几个月朝夕相处，除了看遍她整张脸找不到瑕疵而外，再没有什么让我泄气的了。认识马小淘，是这样一种经验，就像是要打开一只很漂亮盒子，很担心里面装的東西太超过值而不适合。可是盒子开了，很惊喜，原来漂亮的东西也有很朴实很真挚的那一面。

之后几年，小淘是我真诚的友人。无论对于我去做的专业，还是偶尔写作，她都直言。有时是鼓励，有时是安慰，有时是夸赞，也有时是批评。她依旧敏锐，保持直白，叫人安心。

常常想起一个夜晚。结业之前去旅行，晚上收拾停当，我们去海边散步。冬天，即便在南方，夜里海水也是冷的。她陪我沿海岸走着，说着无边际的鬼话八卦，又唠唠叨叨不断叮嘱，怕我掉进幽黑的水里去。在夜里我无限的时间可以尽情地想我那些值得忧虑的心事，就像是一些女生那样，干脆端一杯红酒，坐在沙滩上望向海的深处更深处和天地化作一片混沌黑暗。可惜恼人的是，那一刻我觉得非常温暖熨帖。我们在海边的沿线上随自然的潮流往返调整脚步，它来得凶猛一些，它来得软弱一些，我们有时候走得缓慢有时候跑得癫狂。我记得那天晚上，在我因为黑暗仍然看不清她面目的某个时刻，马小淘罕见地认真地对我说，不要否定自己，也不要急，人生有无限可能。

□ 杨晓帆



为名，自然是既朴素又磅礴。这个戏剧性的翻转并不离奇，可以假想，如果这对毛坯夫妇去拜访的是一个蜗居地下室“北漂”，即雷烈口中那些有些复古却误用了的词——真正的“劳动妇女”，小说又会朝哪一个方向去发展。《毛坯夫妻》就站在进与退、树碑立传与反讽之间。温小暖用的仍是做西点、饮食男女一类“小确幸”的小资情怀，却烹出了样板生活之外的怡然自得，似乎建立起与消费文化无关的生活美学。但回归家庭、回归现实的相濡以沫、同甘共苦，雷烈最后的心悦诚服又真的是因为“懂”得了温小暖吗？还是只不过用“仿佛毕业就被冷冻”的温小暖，为自己圆一个青春不逝的梦？就像小说里突然出现的浪漫抒情：“学生时代的一切，如今和他们隔了一层毛玻璃，那青春而刚健的旧时光，在他们回忆里模糊得只剩美丽和温暖。而温小暖不同……”

“80后”青春文学的尾巴，仍以“怀旧”的姿态潜伏在更成熟的写作里。《章某某》的结尾，“我”对同学会上热烈回忆章某某的话题迟疑了，“我不想在众人面前提起她，我甚至不敢再去医院探望，我怕她见到我依然无动于衷，目光回到《播音创作基础》课本上”。拒绝回忆其实是因为惧怕遗忘，这个痴了的女同学、嫁作商人妇却又被丈夫出轨的落魄女人，不当当成故事的终点，她在回忆里被一点点复原，她是曾经的小童星、活在自己白日梦里的“鸡血章”、屡战屡败屡败屡战，头上一直有根绳子牵引她不断向上。“我”大约就是马小淘以前笔下的林翩翩，谢点、冷然们，她们以退守的姿势适应了生活，但又隐隐希望章某某可以不转向，可以在必然失败里固守她的理想和尊严。很难说结尾的“怕”里，究竟有多少对章某某的同情或无奈，远离章某某，又是为了与怎样的自己保持距离。

马小淘在散文中把北京的北，北京的京，里毫不吝啬自己是在别人眼中“温室里的花朵”，是“不折不扣的城市动物”，她立足北京，聚焦广电，站在20岁的尾巴上向着青春和未来左顾右盼。很难想象，站在这种姿势上的马小淘，操着类同的素材，会写出徐则兄《跑步经过中关村》、或者石一枫《世间已无陈光普》那样的故事。但她看似似心无、随意的写作，也会因为固定了圆心的进与退，有可能制造出许多别致的切点。马小淘说她喜欢那些轻盈、清浅，但又伶俐飞扬、疯狂的东西，这让我想起日本前卫艺术家村上隆的Mr.DOB，马小淘的小说或许就像那个老鼠头像的变体，有着稀奇可爱的圆耳朵和大眼睛，又可猛然在微笑中露出尖锐的牙齿，让你大吃一惊。

张漠漠

慢慢爱

琥珀爱

春目勺

马小淘

文学

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